



列聖御製
六

純祖朝

廿五年

16
2312
28



16
和
2312
40-28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八十六

純宗大王文

卷之八十七

純宗大王文



純宗

列聖御製目錄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六

純宗大王

文

副修撰權丕應陳勉疏批 己巳

省疏具悉儀註事即簾外舉行之事行於簾內者
一切除之而釋進圭一教亦非今番之躬行爾或
認以躬行而其言如此乎然實出於憂愛之忱言
雖不中意固可尚賓對之翌日退行習儀之便殿
臨視予果未及周思今見爾疏予心悅然有悔爾
言可謂良箴予豈不樂聞而虛受乎傳曰如日月

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又曰從諫弗
拂予雖否德乃所願則學聖賢也詩云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爾無以此為盡一日之責凡有關失隨
處盡言俾予至于無過可言即予之望於廷臣也
爾其勿辭察職

北關慰諭使朴宗薰筵奏批

北道回祿之災可謂無前稀有之事况六年之間
產業未洽燒災又至言念民事萬萬矜惻憧憧一
念常所不弛且今番加下恤典雖曰燒戶庇身之
資尚遠蓄產洽足之境向見爾之狀啓已知慰諭

之由續見北伯之啓聞亦知民生蘇完之難矣今
筵聞爾回奏而見所啓十三火災連遭于三十餘
年之間民之遑急困苦推此益知至於漁鹽船稅
給代及蓼布稅銀折錢等錢及撤移一節依所請
許施即令廟堂分付道伯使之各別商量一以為
加恤火戶之道一以為顧助移民之資移構他處
植木防風等事亦令廟堂措辭分付使之着意對
揚使一夫一婦當窮春而無至棲遑之歎且當風
多之時亦免延燒之患事一體申明分付可也

備邊司請代播啓批

甘雨庶幾霈然明燭聞鈴為民事萬萬多幸際見
此草記其所論列甚好代播雜穀雖不如禾稻若
賴天之靈善為成就則吾民可以有食其喜可勝
言乎一時不可緩也代播之令今夜內行關諸道
至於免稅一欵代播而有食有食而得生為民大
幸也豈可與小民較其口吻之物况先朝戊午
亦有蠲稅之命在今日又為繼述之一事者乎
亦為措辭嚴飭俾有實效民事之地可也

備邊司請災邑穀物勿出境內啓批

移民移粟雖為聖人之所笑然孟子之意蓋謂不

治本而只治末也非謂不可移粟也此猶然矣今
若此土之穀使不得賣於彼土則是閉糶也自一
邑言之境內之民雖重於隣邑之民自朝家視之
內外八方之民皆吾赤子也古之為將者投醪而
飲三軍今邑邑皆不出穀於境內則他邑之民將
益窘急豈不患貧患不均之義也且利之所在刑
法不能禁令若於凶年勒使減價而賣則令有所
不能行而富者必不出積穀之心此亦不可不念
處今此草記雖為允下凡其節目間事善為之然
後貧者受效富者不怨穀物亦有均遍之道卿與

諸堂齊會十分詳細講究行之毋徒致擾民之患可也

時原任大臣請 嘉順宮進箋表裏聯劄批省劄具悉卿等之懇皇天 祖宗篤佑邦家主鬯有人上以供 殿宮之歡悅下以副臣民之顙望當此大慶之日益切報本之誠政擬召見卿等之際卿等之劄請又至是固小子之所不容已也但雖是未遑之舉禮典事體至為重大豈可以卿等一劄如是草草議定乎卿等其念之

備邊司請監試二所罷場試官勘處他試官

擇差追設啓批

觀此草記卿等之意似然而實不然矣當初書題之不能多懸雖是試官之生疎儒生之惹起亂場古今之所未有彼鄉試亂場猶謂之變恠况堂堂漢城之試又况聖廟首善之地冠儒服儒而為此駭悖之光景者紀綱姑無論四百年培養之士習何至於此乎羞之惜之痛之歎之近三萬入門七千收券卿等以為失券破券之致而予則曰攔入者多故也豈獨失券破券之致乎無論如此如彼既有此無前之士習則亦當有非常之處分况追

設不但無例追設之後又或有此弊則亦將更為追設乎一所之初場既設行則二所雖罷自無鄉試並罷之義又况在昔先朝丙辰別試亦有初場盡罷而只設終場之例罷之有何不可乎慶科自慶科士習自士習既聞之後不可仍而置之又不可曲為之追設二所初場直為罷場只設終場俾無嚴之士習少有所懲創嚴飭禁亂所攔入之類各別禁斷事一體分付既不追設則試官仍用待畢試依前草記勘處可也

左議政金載瓚右議政金思穆因雷異陳勉

仍乞免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夜來轟燁之災何為而發也仁愛上天必不無端示災求之於今日人事而思之上自朝廷之政令措施以至千事萬事無非致災之端矣而上天何不諄諄詔誡者哉嗚呼人情狃於安而怠於勤雖當風霜之失其節水火之告其歉只有其時懼警之意而患每在鮮克有終之歎若不知前日有災無災此豈應天以實之道而况當今日尤豈可以不誠不實之事以格天心乎夜而不寐靜思所以答天譴消災異之責正是今

日君臣上下交相飭勉而期之於無災而後而已
際見卿等之劄至首尾屢言不出於民國受病之
事而亦及君相交須上下同德之言矣由予薄德
不肖當至艱至難之日國事庶政雖如救焚拯溺
而孜孜焉汲汲焉猶難振刷矣他泄度日無一事
一為上合天心下洽民情者大抵十年以來星雷
水火之災庶乎無年不有究其厥由職由小子之
故卿等之過自辭巽使予心益不安者豈是實心
實政之本意亦或不歸於應文不實之具耶以卿
等元老宿德想必不待予言而洞然知之矣卿等

勿以一時災異忽之亦勿過自辭引安心勿辭必
思弭災之責以答小子遇災修省恐懼警惕之意

右議政金思穆請飭言官筵奏批 庚午

言路開閉自古觀之莫不治世而開亂世而閉吉
凶興亡消長之憂亦關於此予以是每念此箇之
義亦慮近來此弊之在卿言又如此極為好矣且
以今日事言之常叅命下諸官俱整而未聞兩司
之入叅末乃屢度催促只有一人之入叅向年常
叅已有處分今又如前循避國有紀綱焉可如是
此莫非予小子不能廣言路納昌言之致而卿亦

益加董飭俾無日後有臺閣長鎖言路永杜之弊宜矣

大司憲金履度言事疏批

省疏具悉掖隸抄選非初始之事昔在先朝有別技軍武藝出身之名色而因壯營革罷而汰之故予遵此而行之者非耀耳目壯軍威之義是復舊制也然卿能盡言無諱使予欲無過者亦卿之忠也誠喜朝廷有直言極諫之臣也有何惜一隊兵哉自然釐正多致後苑之監臨卿言亦知當也方令加選武藝別技軍并還付訓局雖以玉堂兩

司言之無一人為予以此敢言者誠為慨然并須知之卿其勿辭益盡諫諍之責

兵曹判書朴宗慶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之職即古所稱大司馬也卿之處地亦自別於他人也是以予之委畀於卿者非徒處地之自別而然管鑰之檢也軍旅之制也穀簿之摠也賑濟之策也何莫非予之所望於卿之善舉其任而卿之不可一日放過者也卿之情理予非不知而只以國事體重難許解免由是曩者之疏請予不能從其言意外辭牘至於此際審卿美疴

之發在於藥院嘗藥之時云失其所圖極甚為悶
卿本強健調養自瘳豈可以一日之微證遽遞其
兩帶之重任哉然其在禮使之道不可一向強勉
所帶本兵藥院兩任姑為許遞卿須勿辭專意護
治

吏曹判書朴宗慶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於日前辭章也予以本兵異於他任
煩務妨於養病姑從遞免欲便一時之不安豈有
捨卿之本意况今之授卿冢宰者亦是解卿大
司馬之義卿亦何有乎承膺之難而為辭之言至

於此耶况卿本強毅加以端方予之倚毗斯任非
但卿之資歷之應薦而已須體至意久掌衡鑑刻
革宿弊辨別人才期以對揚毋負明諭予所望也
勿辭即為入來肅命

左議政金載瓚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改圖予日望之異牘又至予
誠不曉卿意之所執也卿之進有何七顛八倒今
有何忘廉冒恥者乎輔相之重何如也去就之大
又何如也言不合乎計不聽乎予於卿未嘗失敬
禮之意卿於予有何必去之義乎今因一微小之

妄言予便舍卿予之事果何如也卿便決退則卿之事其可曰合於義乎萬萬無是理也卿雖日上十章予志已斷不在多誥望卿諒此切至之懇無復固執即起視事薦望之日遲滯可悶亦即擬入

王堂徐長輔故事批九首

省爾故事漢祖假仁借義之跡誠如爾之所陳而後世所期者必以三代上得期之說一段極甚切當當務加留念至於漢祖之得天下規模譬之於五霸則實有差間者然三王是漢祖之所當法也

而漢祖亦非三王之罪人也明矣孟子所以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之教朱子所以諸侯之皆不能假之之訓便是一揆之語以漢祖觀之庶可免於五霸之流而尤與其他諸侯不可同日而語矣凡看史不可迫看覓得亦是淳厚之道予亦嘗以此知之矣

傳曰楚國無以為寶惟仁

仁當作善

以為寶蓋人之為

人莫不有仁心仁性而獨於物欲之蔽特有善惡之分者乃是失其本然之端可勝嗟惜夫漢文之本末所治雖使却馬譬之則受杯是為欠然決不

至喪其前日之心而然何徒專推於鮮克有終之流耶如是則予之所見亦無恠乎知其漢文之本心謂之得其看史之要可矣今日之所當勉者又不在漢文之流至於本末無所疑而永至於成始成終之境尤為要之要矣豈不可乎當深留爾言益加體行矣

省爾故事撮言大本極為知要甚庸歎賞然夫我朝右文之治可與三代並美奚止一宋主之歸耶若以只取其所一美言之夫勤謹淳厚莫如宋之規範則此可以為帝舜所以取人為善之道而正

合於今日之體行大抵宋處歷代屢易之後懲逸戒慾倍於他王盡言其善非徒好學而已雖以宋祖對趙普榻下他家之語看之亦可知憂惕之心自不得不出於動容色辭之間矣此不可不審察而許爾知其大本而嘉之良以此也所陳當留念矣

省爾故事仁宗之能樂於為善而至於進退得失之義賢愚辨別之際猶未能盡其至道者誠以仁慈明通之中未見快落磊奮之像故也雖然譬以齊宣之仁其不忍殺無罪之牛者是直一時天理

公心藹然自萌於不知不覺之中而旋即無形若初無是心之人而民不得受其惠道不得致其王者此又實無他真如先儒所以人莫不盡有其性而乃所以物慾所蔽云也夫齊宣是慾多而仁少宋仁是仁多而剛少且觀仁宗不食羊_缺之一節明知有惻怛之仁發現於外而與假仁借義之一齊宣不可同日而語矣如此則仁宗之仁豈非後世王之監法者而是君是臣相與同心一德期於同致太平尤豈不切法於今日者乎所陳當留念矣

省爾故事可謂知其要矣夫尊其威儀所以觀瞻視也嚴其容貌所以知莊敬也是故君子之處於幽獨之際勉勉孜孜能使屋漏不愧而邪僻之氣莫能入焉此固學問之極要處於是乎修身之道次第可觀而格致之工庶有其效矣豈不可惕念者乎然則凡於一動一靜莫非吾身之所自飭昔者齊王不能以誠致孟夫子故孟夫子至以固所願不敢請為對噫天下事未有見幾而不作者也鳥者微物也猶知翔而後集譬如泰山方頽志士先淚是何者泰山天下之名嶽也此山將崩他可

足稱良以是故知始可知其終知動可知其靜一切要之蓋出一箇心界上而自作怠傲與否決然明矣予則曰儀之諫宋祖是見幾而語也不亦然乎善哉宋祖之聞言感激翻然改悟亦可推量後日之去益愈聖之一端機揆設令宋主於斯一時之放忽見若尋常而迤過來頭之弊烏可勝說嗚呼我列聖朝豐功盛烈至于今日浹人骨髓無不懷不忘之思即由堯舜之仁文武之善洋溢於施措政令之間臣民之一恩一澤咸戴造化之天猗歟大哉又夫聖謨美規何莫非小子晝宵體

服者而其禮接臣鄰尤為今日勉則之事何可以一宋祖窺其巍巍之德也際見爾言倍加警覺所陳當留念矣

省爾故事甚可歎賞夫天之生財有限而國之用財有道若使用之者不有節用之心徒恃一時之優足若無顧惜之境則其害於民而病於國不可以一說論况以有限之財用無窮之地如壤田糞取則豈可以為民之義哉是故出治御世之法無過於先立綱紀使守宰為字牧之人各自董飭勉心生財助民之要另有實效則於是乎財足之本

可顯而赤子受賴矣嗚呼我 列朝至仁至慈之
德先由於節儉二字予之所嘗拳拳服膺者也以
宋陳恕之事言之戒宋主未發之侈心摧折之雖
若傲慢之意此真忠悃之出也然則何以處之宋
主既嘉之矣以推此嘉之美及於來後則尤豈不
善乎惜乎宋主未知此道也所陳當留念矣
省爾故事極為實切夫瑞者治世之不幸而亦是
亂世之不幸也何者瑞之事多矣古昔聖主德溢
天地神通區宇是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蓋因不期然而自然也而洪水猛獸久旱枯葉

葉疑
作桑等許多怪異則雖以聖世不避頻出焉於是
乎聖主捨其祥而懼其灾恐惕戒懼靡不用極天
心乃感灾益消祥益臻不知不期之中有無限福
祿矣此則極治之世也若乃降斯等則譬如前日
爾所謂錢穀之論同歸於妄誕自恃之地曰瑞出
於我世治自無憂即梁武末年之為可知也此非
治世之不幸者乎又於亂世之瑞出也其弊尤甚
縱恣無忌荒淫邪悖若無所憂亦非亂世之不幸
者乎嗚呼患生自恃危由自矜後之人君能以警
於此道為志則庶幾免於亡國之境惜哉迷昏之

甚而莫之改也所陳另為留神矣

省爾故事甚庸賞歎嗚呼歷觀前史聖帝明王務於勤學故國泰民安實基於此奈之何昏君暗辟莫知此理故怠肆之心日益甚焉雖使唐朝仇官之勸缺欲令人君不近史策言之良可知其心術之不正又於此人君之好學亦係君子小人之黜陟進退尤所見之者可不察之而勉乎至若光武之未能通理宋主之徒自口讀莫非學問之不能得其真力故也古語曰夫子在座顏曾後先若以此為心則何事不敬何言不正以及乎一動一靜

皆從聖經賢傳諄諄之訓中所出而心志百體無有不善邪辟放惰之氣不得侵亂矣實是人君之至道矣陋哉不經裨官之說誕妄浮雜之書不言而退豈可徒費口舌而論之哉所陳咸有條件分明爽然當體念而服膺矣

省爾故事是務於為治之一大關鍵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旨哉此言誠天下生民之福言也惟皇天俯臨萬邦諄諄命戒不啻若如父詔子嗚呼凡為人主者宜體天意俯恤萬姓如天之雨露均施臨于百僚如天之日月運行雨露所施物莫

不遂日月所行物莫不通億兆咸戴無異赤子之
 仰哺慈母則於是之際天心悅豫人情和安治道
 自在其中而太平可期矣吁哉後世昏君不知此
 道暴慢生靈無憚放倒奢侈日甚淫邪日崇不時
 役民老少咸赴至於死亡相續之境怨咨載路其
 亡可知歷代之事瞭然在策夫以四海之富一已
 之奉非不足矣八珍美味百尺廣廈猶以謂不充
 於心甚至於浚民之財斂民之產恣奉其身不暇
 責之於一已救天下何其誤也然則其弊莫大於
 此何則天地之間一理而已若使人慾見過於公

理則是公勝之天理也反於斯而人慾勝其公理
 消其受於天之一箇性字則是慾勝之人心也有
 於此則否於彼趨於彼則害於此焉後世昏君是
 彼人慾邊矣以其奢邪之漸日加月長則實有難
 言之憂烏在為君之義况已不歸於聖域則仍喪
 本然之性終身不脫於彼人慾之心乃躬不善豈
 望凡百執事之舉任有成百僚萬姓之所仰也萬
 姓之安堵四海之所承流者也本既不固而邦其
 寧哉猗我 列聖聖繼神承憧憧民事晝以繼宵
 夜以繼朝靡不容極罔或少弛堯舜禹湯傳授之

心法聖揆巍蕩廣大重熙累洽之仁至于今日今日生民之一毛一髮皆由 聖德聖化之天也予小子何敢與焉然所勉銘衷心者實在繼述也他何多言噫 聖朝之遺澤尚浹于八方而近年以來為守牧分憂之臣者專無體九重宵旰之念答朝家眷顧之意惟以貪饜為能其間真有對揚之人而此則什之一二予於每念輒有瞿然而言曰予無誠實底道自以為盡其為治之道而盡之之中或有未盡耶又以為行其擇人之政而擇之之中或有未擇耶反復思 缺 非不曰事事得當而

亦無有過於民國之政奈之何綱紀日紊風俗日頹如河決莫之救也何以則斯弊可祛何以則斯弊可除乎言之再三猶難覺之一日適覽先正所進輯要見精神所到金石可透等文恍然覺其難覺誠者是徹上徹下之功也捨誠何取今之事勢上自誠實做去於政於令於事於為以誠推去則百事可成矣予又見流傳古內蹟曰誠曰誠者誠之誠矣註解云四誠合看可見誠之不可廢亦垂語戒之深焉又以傳家至寶書之此未知出於何時而雖宮中雜峙之蹟可見如此之深義於斯難

聖德集卷之六十六
捨於誠明矣予不以守牧之臣一日之責言之遂
及於自友之一條兼諭體揚之意矣所陳當留念
矣

王堂洪儀泳故事批三首

省爾故事極為切實大抵為學之道自有登高行
遠之力先取便要誠如朱夫子從易曉易解之訓
而學者修己治人之方亦不外於此今爾所陳敷
演挈引俱有條理當留心大學之工矣
省爾故事可見眷眷憂忠子聞古語曰聖主不棄
至庸之才良工不棄糞土之壤又曰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曰智者至明故譬
諸水明若無魚焉予則曰不然未若水清而有魚
至明而無苛夫魚之取濁畏物侵羅也人之畏明
惡彼刻迫也雖有無侵羅無刻迫之事而人與魚
尚然乎又曰愚者至昏故開物觸類不知而覺予
則曰亦不然愚者是人率性之一道而分也天之
稟也豈有賢愚之分乎藹然之心自發於中愚之
窮而得有所見也何有於開物觸類然大聖人異
焉無微不有無微不至智仁俱全善惡明顯豈未
及一智者而區區於一明字耶以明四目言之是

帝舜之德而未聞至明如智者之察察之明而人皆欣然樂從然則智之為聖人雖聖人有至明處不為察察之明也與智者之所以異如此之甚又於智者之愚人不啻楚越由此觀之或之說可謂料得一方矣論其智者修己之道智者之過智反不若愚者之過愚愚者之過愚不若一得之有愚開益開漸成智者古語所云不棄至庸之才不棄糞土之壤正謂此也今言曰雖愚開益開異於觸類而長何望智者此則予必不許予之所言設一設

本作

或說者是不開時言也自得開自開益開

非但言其觸類得及於智者須

須疑

非智者可望

聖賢由此觀之或之說又可謂料得一方可也宋之仁宗賢主也一言足以興邦雖不仰及於聖王而其為治之心足可見矣奈何末年之政漸不如初纔至出入少康之境豈不歎哉今以仁宗較之聖智雖不愧於智者終難望於上智一等嗚呼一失之言果不虛矣而與後世庸主亦不可同日而語矣援引他語庸示警箴

省爾故事極為切實當另加留念繼誦四字之銘其視箴曰靈臺澄如好惡有迹如鏡如水有鑑有

則猗彼三寸自多萬遷發之於外展也其內耿念
于心非禮遠矣其聽箴曰禮之為人實由乎性天
地造化何莫非正勿為利奪端本有定反思厥躬
自然明聽其言箴曰大聖垂戒謂告以宣出乎反
爾惟吾之專駟不及舌莫云已好訥言近仁是人
之召有其禮者不崇煩支念于斯道無愆而違千
古至訓敬具乎辭其動箴曰湛湛精神顯乎志思
憧憧修身日事月為造次罔念胡不為危君子小
人惟在一持嗟嗟小子亟趨亟歸

左議政金載瓚右議政金思穆因雷異陳勉

仍乞免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雷燁告警達宵惕惕匡救繼
至敢不服膺予於昔日承聞於 寧考若曰予平
生無一點怠氣是一樣誠敬二字做去汝其知之
而勉焉仍 命小子使書誠敬二字於座側屏於
卧內嘗顧而 教小子曰汝其無忘斯意也於是
小子拜手莊誦永作紳戒 玉音在耳 聖訓難
再嗚呼小子自承此 教朝夕拳拳猶在勵意繼
述奈何否德不逮一政一令之間猶未能發顯實
措曷勝怵然而自悟者乎是以省存戒謹之工非

徒一日二日戰戰慄慄隕淵履冰將為幾許年矣
古者唐太宗有言曰成遲敗速者國也成敗之分
推斯明的可不深懼程夫子亦垂戒之曰因災異
而修戒無損賢人之言可詔後世人主夫國之遲
速明於誠敬誠敬為實在於吾心然則誠敬是不
可已之極工噫惟天為能愛君惟聖為能畏天厭
之者必示嘉祥愛之者必譴灾異天人之理即在
影響焉敢不敬修省之責專於弭消焉敢不誠夫
千緒萬端同歸誠敬試言數條歷歷可陳君德成
就在於經筵治道污隆在於審問清心於燕處之

中訪道於臨朝之際此其勤學之誠敬也恢弘化
理必資於儒術緝熙光明仰法於典訓遊神於治
政之中怡悅於窮極之域此其立志之誠敬也存
心於若保藐念於如傷懋昭大德康濟小民心茲
志茲事茲為茲心志藏於中事為形於外推廣寬
仁之德撫字疲苦之衆惠雖未均效可自施此其
保民之誠敬也書曰敬天之休詩曰上帝臨汝聖
經賢傳布在方冊治我國家捨此何為卿等職在
大僚受遇昔日倘以體昔日之先憲以報寡躬
咸有同德匹輔拯濟挽回吾國庶幾康哉豈不休

列聖集卷之六十一
我展見卿劄滿幅忠讜心焉藏之益加興懷為謝
老成復不料益梅之美觀在今日安得不悅至於
辭巽等節文具虛偽也實欲不聽卿等何不思諒
安心視事夙舉猷謨

副校理金啓河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噫前日猶有奮發之談陳說於予前者
今則久未聞矣噫千羊一狐古主稱道而爾之敢
言於是彷彿噫漢元唐文一則優游一則柔弱與
權奸臣受制北寺無可稱道而爾能比予於此等
人主語曰君聖臣直反躬自思予有虛已之量故

爾有犯鱗之諫非不

不疑

曰自以為聖虛已之道

已無加勉實踐之工方與爾等交戒特賜內帑帛
一十段以表直言察病難強特遞本職

政院因雷異陳戒啓批

連有徽感之候不接臣隣久矣昨夜雷風雨雹乖
於平日而况雷也雷也申告丁寧未敢知天心之
所向蹶起擁衾剪燭靜究實是寡躬之由冒風露
坐重添所患達宵不寐反覆惕歎不知為持噫惟
此至仁之天豈無鑑俯今之朝廷上下哉一則否
德一二疑則否德謹考 英考傳教必稱太康之

戒噫今日君君臣臣若有真實底理豈有此哉予
或有安逸而然乎 聖考之至訓丁寧豈如此哉
羣下之對揚不善也濟濟羣彥必無是理莫非予
故感然于中鎮朝兢兢際見爾等之啓益加留念
矣

王堂因雷異陳戒聯劄批

省劄具悉古人有言曰人君之心萬化之原豈虛
語哉今日自朝廷臣僚對揚予切切之懇然後予
亦益加惕念非不曰先責於朝廷亦非不曰近於
責人之意實然矣予既得言之一端之機何不言

乎爾等所列陳云云中八域之為一家萬姓之為
赤子云者予雖不敏粗聞聖人之言夫人君以孤
然一身獨臨于上所恃者誰也必也林林之衆也
其不可畏而且愛哉是故方伯守宰分憂者也廟
堂諸僚布化者也予之所望烏不在於此哉至於
廟堂家相待從耳目云者予亦知其人主之股肱
輔弼矣也然譬如水之載舟用棹楫之助者非舟
自使也是棹楫之功也焉有無棹楫而行舟之事
更非不曰予之導率之致所望在於朝僚之中予
豈獨運也噫天灾時異無歲無之予豈不誠予豈

不誠而然耶猶恐未盡誠矣上天可鑑予欺言也
所陳當留意矣

修撰李東煥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首尾疏辭懇惻明白言由衷亦見於辭
表佩服歎嗟為之嘉乃然予自御極以來素不喜
聲色玩好之類雖親近宦妾輩只自待候牕裏閣
外未嘗頻酬茶飯說話蓋朝廷纔罷手持其日所
講冊子即讀屢遍訖又取經史之可觀者覽及終
日月終更考經史循環如此雖愚蠢宦妾輩稀聞
脚踏曳履之聲出於廊庭之間故猶必曰太勤勞

也予嘗聞之而叱之宦妾輩亦知予本心之如是
雖日用茶膳出納之事不敢閒漫稟告掖庭之所
通知也今夫爾等論予必曰耳目無廣心智難通
則真可也直謂之褻狎則不可若耳無聞而目無
見而度而論之即不誠也萬一耳聞目擊而論言
之則亦當指的某事某為之表外者言之矣何為
隱影言之後為為諫之道耶予又有言者大抵予
之所望在於諸臣明白痛陳於未過之前而設有
犯於此等失德雖當牽裾爭詰而言之予必虛襟
納之更何為區區發明哉末端宋山林贈謚事許

施俾予待師之心益見實報之義爾則勿辭察職

禮曹以 惠慶宮服制收議啓批 乙亥

本生降等通上一也雖無於禮以予小子今日
罔極之情昔年追慕之心當起義而服制况有程
朱定論大臣館閣之議又如此無復可疑即為以
本生降等磨鍊以入

吏曹判書金履陽懲討疏批 丙子

省疏具悉龜祿之凶言予於昔日雖冲齡亦嘗承
聞而知之卿等特發之耳渠輩敢生掉脫之心把
持卿等欲為眩亂之計者予實痛之五晦筵 教

即是宰臣侵斥眷注之重臣有此激惱之 嚴教
而庚申以後渠輩以此隱然歸之於為渠輩之
教以為陷人逞志之方其心所在路人所知朝廷
之人孰不知之乎此筵 教何干於龜祿之凶言
與否而渠輩輒敢藉口眩亂乎以其乳臭之童置
之勿問故習以為常當有所商量處分矣

領敦寧金祖淳自引劄批 丁丑

省劄具悉卿懇日前劄中有不得不然之語而予
未及思之矣今又見來劄非但有慎節必以向來
恠鬼錄說為難安此豈成說乎彼錄所為云云無

五聖御製卷之八十六
三十四
倫無脊做出無根之說欲為疑亂誣逼之凶計者
其心所在人孰不知在他人尚不足介懷而况卿
乎予於平日所望於卿者果何如而予有不逮則
開釋寡昧庶幾寡過惟卿之責卿反以似此不屑
之事區區強引豈非千萬不當乎卿須體予至意
俟病間入來承候仍行會圈

右議政南公轍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才聞史官回奏今見來疏卿則欲
修中書古規有若備例辭巽雍容暇豫者然是豈
予所望於卿也 先朝嘗以古人審於去就而新

卜後或有一疏出膺者為 教卿亦必有所承聆
正謂如今卿之所處者而試見今日國事之多艱
廟務之叢脞果為何許貌樣乎其在輔相之任者
豈不思體國之義而予所倚毗之至意已悉於前
諭卿須即為肅命以答予眷眷之意

左議政金載瓚附奏批

予聞父子而有君臣君臣而亦有父子此所以民
彝世教之為治化之本今見附奏卿言是矣卿言
是矣然親莫如父子義莫如君臣而不盡分則豈
可曰天理人情乎前後敷諭以卿先卿質之於予

之今日期望於卿者出於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
卿若不負其君則斷當出膺而已卿若不欺其親
則斷當出膺而已况予為卿成就之心不在早晚
而今日則予亦斷當致卿而後已亟諒予此意幡
然改圖即為入來

左議政金載瓚陳情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義之所在君命有所不受予不以
卿言非之而第未知卿之義之所在也周公居東
盡其義也成王親逆宜其禮也而此不必為引於
今日漢唐之臣韓富諸人未聞有如卿處義者宋

祖趙普之為君臣之分未明又未敢知也至於我
朝兩相事其時入來行公昭載記注卿所云云恐
或有未盡而然耶噫 聖祖躬逆之教導 祖宗
朝故事為諭於當日則予今追述豈無所據而卿
且憂愛曰自損自貶謂之非常之舉卿言之來予
心不覺愧且悚矣卿其知悉

修撰金敬淵因人言辭職疏批 戊寅

省疏具悉人言之無理自初公議已多為爾辨晰
而况 先朝恩造之教鄭重如此又何費辭有若
對辨乎爾其勿辭即為察職

領議政徐龍輔附奏批二首

己卯

自遣敦召之後延行之意不啻如渴附奏之至不覺愕爾予則以敷心之懇告卿而卿反以過情之語答予乎噫予之誠意未孚於卿卿猶如是為辭卿獨不念我先王之待卿乎先王以卿為諭善賓客委以教迪之重在予則可以為師者在元良則不可以為賓乎先王每稱卿以輔相之器非但小子之所承聆逮事之人孰不承聆今予之處卿元輔者豈予之知卿乎為卿道理但當出而輔予以效古人追先報今之義而邁邁若此此豈

所望於卿至於罪負滓累等云云此尤非所宜言重為卿惜之慨之卿試思之予諭然乎不然乎望卿毋庸強辭即起入城從近遶朝

史官之回見卿附奏浼浼之意愈往愈深至曰大質已虧又曰其身不正惡是何言也予本不欲提起而卿言既如此當略諭之矣卿辛酉一疏豈或得已卿家先故禍將不測他人尚為心寒况卿為子者之心乎坐見義理之翻改而莫之誰何予與卿一也滿廷之人誰有不稱賢戚頌忠臣者乎何獨罪卿知卿之心者當悲卿之不暇而末俗多清

朝象不靖簸弄詆逼無所不至終使卿遯荒而不
還一則予冲齡否德之致二則予冲齡否德之致
尚復何言卿不思伊日之艱棘乃反自貽伊戚寧
忍負予而不顧不敢不遜於多口乎不待索言卿
必有恍然感悟於心而義不敢復提本事也君臣
之間貴相知心慨歎之極傾倒至此望卿深思而
即起以答予款款之誠

左議政金思穆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復起卿於今日者一則詢茲
黃髮也二則賁飾大禮也以卿體國延頸之心為

此辭巽之舉者豈不慨然按獄擬薦茅云云本極
可笑亦屬先天而卿於其後亦嘗行公則今忽提
起於重卜之後者豈非萬萬無義乎八十後輔相
無論在任與新卜既多其人重卜何獨不可范鎮
則致仕卿亦致仕乎且使宋朝召鎮以儲貳之保
傅俾與三加之席則又安得不來乎卿之精力况
予之稔知而豔歎者望卿勿復為牽強之辭巽即
起膺命

領議政徐龍輔陳情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讀卿之章思卿之心不覺戚然于

中噫其時事予以否德冲齡不能制凶黨而折悖論尚誰咎哉後之持卿者雖以先卿則討之卿則伸之為言予則以為萬萬不當前之討之後之伸之皆其理勢之所不得然而况卿之所值又萬萬難言者乎執卿之跡而究卿之心此政仁人君子所當閔然怵然處而反以此作為構捏之柄左拳右踢擣之簸之欲使卿為籛篠戚施而後已者人心之巧慳風俗之頹敗寧欲無言然卿心卿跡予自燭之世之有公心者亦自知之卿之得此足矣何累於卿何畏於彼哉予之如是諭卿豈私好

於卿而然也况卿先朝蓋臣予之甘盤也今予不重卜則已既重卜而又為我元良冠賓之盛禮則可不罄予誠而盡予禮以俟卿之去就乎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秉與所值予本悉燭何待更言抑有誥卿而布於廷者龜祿之罪前後宜無異同而訟寃請褒之論出於其黨之乘機闖發然語其討與褒之時予何忍言廷臣亦何忍言在庚辛則痛其黨之乘機而已在今日則幸義理之大定而已此豈非不易之精義乎予自此不忍復言

廷臣亦豈敢更提乎如是揭諭之後卿若復以為引是大負予也人或復以侵卿是真假托階亂之心太阿在彼庸何畏乎卿須察予誠之懇懇念大禮之日近即起登途

領議政徐龍輔附奏批

予之致卿卿之出膺雖曰以慶禮為辭此特於可致可出之中慶禮亦一事耳若只為慶禮卿雖無出無害於義予不必致何損於禮惟卿有可出之義予有必致之意故卿亦出矣今謂一過慶禮便復許解是元輔之重不過虛設之假銜天下豈有

是也雖以慎節言之前日之周旋動作予之所見萬目之所覩今謂難強予不敢信抑有一言之奉告者卿設欲求退反面之後從容求解使予商量即君臣相與相感之際而今乃不然予則篤信卿必還而卿若失信於予後之視今謂卿何如謂予又何如乎予言如是而卿不動心是卿只知有身而已卿豈為此乎卿其深諒幡然

太學儒生請揭板傳教還收疏批 庚辰

省疏具悉爾等終不曉然更當洞諭矣揭板其果設禁爾等進言乎若然則爾等再疏何為而至也

近日所謂方外通文果是如爾等之上疏乎大臣
 卿宰朝廷之所禮遇也苟有可言之罪則爾等諸
 生相率聲討而聞於予可今也不然一二假托之
 類謂以通文詬辱凌踏欲逐便遂而予則不知此
 果何許風習乎何許景象乎此而不禁可謂有國
 有綱乎今此揭板即與禁斷朝臣儒罰之 聖意
 同符而已爾等直謂設禁於太學者言亦容易矣
 爾等讀書明理則設使真箇設禁無損於爾等况
 元自不干乎爾等退修學業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六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七

純宗大王

文

禮曹遷

陵時舉哀成服等節問議大臣啓

批 辛巳

緬禮王朝既無古制只是援用士禮而曾聞士大
 夫家緬禮時破舊墳與改葬之期相距在三月之
 內則舉哀成服行於破舊墳之日若拘於年月或
 前期幾朔或經年始為改葬則只告事由動塚而
 舉哀受服則在於出柩之日者即通行之禮也今

若不拘陰陽則已既不得不顧則節次之隨而少
變士與王朝固無異同况諸大臣之議亦皆如此
依此磨鍊 廟社告由之節亦依諸議行之自今
以後凡有緬禮啓陵與遷奉日子相距不遠則舉
哀成服等節悉依舊例若如今番之相遠則用今
例事載之該曹謄錄

遷 陵都監揔護使韓用龜等狀啓批

梓宮奉出時水患之大段萬萬驚悚萬萬痛迫幾
年奉厝於如此之地而冥頑不覺追思此事只切
罔極奉出後奉審則 梓宮內果無滲漉之痕而

無他憂慮之事乎卿等自應十分審慎妥奉而既
不能躬審則心焉如燬不能按抑而已奉出以後
所見一一詳細枚舉馳啓

領議政金載瓚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縷縷切苦之言予亦為卿悶然苟
可捨卿豈或相強百爾思量今日捨卿不得則於
是乎權輕重於公私緩急之間必欲藉卿之宿德
維持此艱棘板蕩之勢向諭之勉卿以不潔其名
告卿以遂初之期者予之望卿為卿之心良亦曲
至而卿乃不諒一直牢拒予焉得無憾乎卿其更

思至於人言不經無理無足介意然予於近日反覆思之則其疏之出由予不明而其時又未有快示聖讒之舉者亦予之不明也卿之深引毋或不在於其言職在於予乎由前則敷心如彼由後則知過如此卿其不可以許我乎卿終不肯變動於此則予又有所思茲先告卿嘗聞古昔盛際亦或有似此之盛事予雖致侑於先卿而丐卿之出不致卿則不休也予雖寡昧寧為無實之言也予言及此思亦竭矣卿其諒之茲遣宗伯往宣此批卿須恍然而悟幡然而起即日上來遙朝以幸國事

大司成洪起變請收太學揭板傳教疏批

壬午

省疏具悉揭板事豈得已也風習人心日趨於澆漓挾雜之私每托於士論故欲為痛禁而有是也真正士論朝家豈有摧折之理乎今見爾疏所言甚是予庸嘉乃揭板特許還收然萬一因此復有如前假托挾雜之弊則斷當加倍嚴處爾以此批曉諭多士仍載太學故事

禮曹陳奏準請後上告當否收議啓批

上告事諸大臣之議雖各不同然百年未遑之辨奏今既為之且釐改之請亦得準許則在我固已

快伸至於續刊早晚既非在我之事亦無不改之
理遲待其續刊而不為上告亦涉悵菟告 廟一
款即行為宜今望 祭祝文中令文任添措辭撰
進以為兼行告由之地可也

時原任大臣請寢祠支屬撤籬全釋之命聯

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此事亦云晚矣古之大臣於
此等處尚拂人主而勸其全保卿等於此反效流
俗之見不肯將順而成就之乎竊為卿等慨惜也
京外儒生金濟豐等請四大臣旌褒疏批

省疏具悉旌門者旌一節也曾謂四相之死止於
一節乎爾等不見宋文正之無旌乎毋得煩瀆退
修學業

王堂金道喜等請寢 徽慶園園官參奉之

稱聯疏批 癸未

省疏具悉予雖否德豈敢越制於莫大之事爾等
非別人即庚申後朝廷之人也爾等試思之常時
動 駕之時惟繖蓋物色之外雲劔搃管承史閣
臣皆備儀節而陪行此非朝廷之所共奉行者乎
今此 園官之稱參奉有何重於雲劔承史之稱

而紛紛如此乎予不過像生之義而已非敢越制也予不欲索言爾等自思也

禮曹以 顯思官卒哭前除服收議啓批諸議既皆以葬時反服過虞而除為引而卒哭日成事亦指葬禮至是而始成也然則今番除服依諸議為之但因卒哭而除可乎卒哭翌日始除可乎更為指一磨鍊草記可也

司諫鄭度采等請勿以白笠臨筵聯䟽批省䟽具悉白笠之為喪冠見於何聖何賢之書三年之喪服大祥而畢孝子之心不忍即吉故衣冠

猶縞素也非大祥之後尚有未盡之喪也故稱祥冠而不曰喪冠予之所知如此而廷臣之言如彼誠亦異矣講筵則用法服次對則多用便服次對非燕見乎燕見之用燕服豈至於違制乎國制無論內外喪成服後公除前視事則用此服色此豈所謂祥後禫前之時乎假使未小祥而用練則雖婦孺必知其失禮而公除前此服色不以為嫌不以為譏何也即此可知白笠白帶元不關於禮制而只取其縞素而已也不嫌於正服之時者何嫌於心制之日也廷臣之意必以墨為可然此為人

後與父在母喪者之制也誠有嫌而不敢用也予於今日其所兢兢者猶恐一毫苟且以取後世君子之譏則寧或蔽私任情而為也且予若以此服色出宮門一步或用於臨朝之時則廷臣之爭之可也予誠得罪於聖賢燕居而用縞素雖聖人必許之矣自古宮中行三年者三年之內將不見一臣之面乎若隨見隨改何得為宮內之行也此事具載於史籍爾等或不深考而然乎爾等懼予之失禮而予亦懼爾等之或踈於禮意國制不嫌其屑屑而有此縷縷苟若考古禮參國制而必改無

疑則予亦當不憚於改之矣

王堂林顏喆等請從諸臣言勿以白笠臨筵
聯疏批

省疏具悉諫批已諭之矣厥屈也故不敢踰總之制也苟欲棄禮則豈有舍重取輕之理別嫌也故不敢以出宮門不敢以莅朝惟用之燕居而已何不諒人之如是乎

成均館儒生捲堂啓批

庶流之訴寃即 列聖朝常有之事而未聞其時有捲堂起鬧之舉古之儒生豈不及今人而然乎

雖以所懷言之既曰固嘗天地間至寃之事又曰亦非天理人情之常云爾則諸生亦知之矣然則諸生在首善明倫之地宜曰訴寃之無恠亦宜以反天人之常為說而今乃不顧其言之矛盾惟事噴薄可乎且泮長之施罰雖未知因何事端而以一施罰之故臚列泮長無復顧忌豈待以師儒之道理乎為諸生深庸慨惜以此曉諭即為勸入可也

輔德鄭基善因泮儒所懷攙及泮長自辨疏批

省疏具悉爾自無失何用引義大抵今之泮長雖與周禮大司成之誨士或有不同然其有師道則一也儒生或有言議所見之異同則往復爭難可也輒肆輕詆容易推上如互訟者可乎所貴乎儒生者以其學聖賢識道理尊君而隆師守經而秉禮也其自重也宜如此而近來則不然往往不察事理不審可否視泮長甚輕空聖廟無難舉措顛倒瞻聆多駭徒有隨波之歎全欠自重之義此固朝家不能導率作成之咎然亦不能不為儒生惜之也今因疏批略示耿耿之意待新泮長出膺將

此批旨書揭東西齋壁俾諸生常目在是互相砥礪互相箴勉讀書明理振我古昔之儒風事分付備邊司請舊豐德悖儒等查發遠配啓批甲甲州邑革合即恒有之政無邑則無社無校亦自古當然之理此輩之若是跳踉誠亦變恠之大者苟有慕聖賢習絃誦之心松京之學宮亦豐德之學宮也此則姑舍朝家處分之後敢生角勝之心有此悖亂之事者真所謂眼無國家若此不已何變不有今此草記所論節節至當於此豈容尋常勸過講張函誣及私自行祭之類均犯罔赦直是亂

民令道守臣並各查出嚴刑勿限年遠配至於外托陳䟽內售歛財羞耻又莫甚焉儒名墨行尚且見誅况此類乎令秋曹查出主張者亦為嚴刑勿限年遠配以為一分懲創之地雖以泮堂言之名以師生責以教誨法意何如則初不能禁斷其雜亂末乃推報廟堂巽軟甚矣泮長及同成均並越俸一等因此而又有提教者儒䟽之瀆褻未有甚於近日此皆由於輕許謹悉之致此後則毋敢如前事令泮堂嚴飭可也

右議政李書九拜相辭職䟽批三首

及皇朝集卷之六十七
省疏具悉卿懇仄席之懷不啻如渴際見來章不覺愕眙往卿所遭職由予不明然其為構捏婦孺皆知雖予不明亦能洞辨而昭晰之在今復何提起自謂滓穢自古名臣賢輔之慘被誣蟻往往有甚於卿者而君上辨晰之後未嘗株守而永引然則今卿云云不特牽強而已殆視寡昧之辨晰不足有無輕重於卿也卿豈然乎否乎望卿毋得復提使予重悔其不明之咎也至於奉老情理予亦知之禮之所說雖云如彼歷攷古今亦未必盡如禮說况大官非昏曉奔走之職養親論道而不相

妨奉還京第於理即當何不出此而徒引禮為哉噫予之必爰立於卿意豈徒然相感之理不在多言卿其即起幡然弘濟國事

省疏具悉卿懇今卿縷縷之言即不過復申初疏之意上教自引初批剖析雖三尺之童決知予言中竅謂卿言牽強何卿之明達雖果於自守不覺其不當於理乎設使古人之自守得遂於君上亦彼一時此一時耳又豈足為卿可據之義世未有其君捨而為臣者自進其身其君不捨而為臣者自行其志今時何時予可捨卿乎奉老情地前批

亦已委曲無餘卿無邁邁遐予訑訑拒予諒予之
苦心切懇即為幡然
省疏具悉卿懇前後申告罄無底蘊意謂卿犁然
而感幡然而起今見來章依舊若浼何卿之果於
拒予至此予雖否德亦不敢以非禮使下非理待
人而卿之為說如彼則誠非所望於卿也傳不云
乎令出惟行不惟反置相是何等重事而朝而如
不及暮而可已之哉有國有君以來宜無是也卿
其深思卿其深思即日隨承宣上來

大司諫徐長輔請悖儒申綱等嚴處道臣謹

削疏批 乙酉

省疏具悉所謂申綱輩事可謂有國之變恠士子
之羞耻予當洞諭之矣州縣沿革歷代國家之常
事豐德無論雖並數三大邑為一邑此胡大事設
或不當沿而沿不當革而革得失可否自是朝廷
之事非白徒韋布之所可主張况一邑之不容有
二校猶一家之不容有二廟此箇事理婦孺尚知
况國朝已例昭著若彼則此輩之假托復校之說
如是踈踈者其挾雜構人之心聚徒斂財之計明
若觀火卿言誠是其可不嚴處乎然予於是瞿然

有忸怩者升五六年之間治教不明既無以大服人心又不能丕變士風國事世教駸駸有日下之歎此輩之跳踉政由是焉不教而刑聖人所懼又况許多隨波之人特不過被其誑煽以訛傳訛不暇辨別冥擿奔走而已未必盡與首倡者同一心術則牖迷曉惑使不罹于辟不亦善乎舉措得宜則邪沴自靖政教未修則刑辟不威窮覈之舉予不欲為也申綱等三人令該曹星火押送于本道嚴刑後絕島限已身水軍充定道伯事依施令泮長將此疏批曉諭多士仍自籌司行會八路揭于

各邑官府校院以為常日警惕之地如是曉諭之後猶或復有似此駭悖跳踉之類則犯者姑捨該道臣該守令先施加倍之律一體嚴飭卿其勿辭行公

備邊司請充軍罪人申綱等盤覈啓批

申綱黃允中輩朝家既以鄉谷愚昧之故叅酌處分矣今無別般事端而復事盤覈則命令既涉顛倒人情易致騷擾不可為也况此事本末未必深有根柢設有真箇包藏之類若無和應計安得售然則曉惑牖迷之方實急於鉤詰鋤治之政今此

草記嚴正明白可使中外遠近之人瞭然知惠迪從逆之分將此草記及批答騰頌八道四都俾各騰揭列邑鄉校內而太學四學一體書揭事分付如是之後萬一復有不悛之習則是亂民也朝家自有怙賊之刑並為措辭嚴飭可也

右議政沈象奎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甌卜以來喜而不寐而日昨又罄心曲筮朝之期側席以俟今見來章何卿之過自謙抑如是也卿昔自先朝受知既深逮在寡昧倚毗益隆本末始終與人具瞻置諸三事豈予私

好政以今日之事非卿莫辦今日之艱非卿莫濟也卿苟思先朝受知之恩小子倚毗之心當今日憂虞溢目之時寧可以克讓為美而不竢駕為義乎卿其毋循故事之彌文亟回巽志即日幡然

省疏具悉卿懇多少姑舍卿以先卿之受知先朝為言予亦有可告者矣卿不知宋仁宗語王素之言乎然則吾之相非卿伊誰况今灾荒溢目民事方急左相亦必待卿而行賓對以卿憂勤民國之心其可拘於備例而不即出膺乎卿其體此至

意即日遙朝

同副承旨吳熙常辭職陳勉疏批 丙戌

省疏具悉爾懇仄席之中巽牘又至一則由予誠淺二則由予誠淺不勝愧悵交中然聖人之學終於成物君子之心耻於獨善故孟子謂輔世長民莫如德又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夫子不云乎焉能繫而不食今爾之所學即孔孟之事而一代之推以為輔世長民之德者即惟如爾林下數賢而已予安得不望之如渴爾又安得不以斯世斯人之責自任而浼浼然惟以謙牧為事而已乎予不

多誥爾其諒之諒之即日幡然以副予懷至於前諭中高尚云云爾之陳勉誠可感然予之本意盖指如由光夷齊之至高異於孔孟之中行而泛言之而已豈有他哉並須諒之

贊善吳熙常辭職陳東宮導迪之方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虛行屢日子懷如渴不意巽牘又至自謙太過素操愈堅遐心莫回愧悵交切不省為喻噫是職之設 孝廟所以待先賢者則予之今日之縻爾政所以繼述我 祖宗盛德也爾安得不以先賢之事我 孝廟者事予而徒為此辭

巽乎爾既以虞人之守為引予亦當以虞人之事奉復也虞人之不往招之不以其物故虞人不往也若招之以皮冠虞人亦將不往乎然則今日之賢者非爾伊誰而予之必欲禮致者果近於非其招之義乎爾若見此亦當幡然矣陳勉之語非但切實於春宮導迪之方寡躬亦當服膺之不暇憂愛之誠感歎感歎爾其諒予至意即日賁然

忠清監司金學淳清州牧掛書函賊譏訶密啓批

所進密啓中二度函書此是不可畧刻留置之函

言已命政院即地燒火匿名函書之父子不得相傳法典也營閫之下想有見知者以此嚴飭毋敢相傳道大抵函書辭意雖絕凶悖不過是何許失志怨國之類潛伏幽暗之中憑依流來之妖說造作謊誕之名目欲售誑惑愚氓窺覘朝廷之計而已殊不足多言耳聞營閫方行譏訶事理自不得不如此然太緩則有名而無實太亟則反致其騷動緩亟之間營閫知此舉行且列邑守令各有地界各治人民苟能各守其職各察其境如有妖言惑衆行止詭秘之人常常摘發而鋤懲則此即三

代所謂關市之譏也陰邪之輩何以接跡平民自
得以安堵樂生此豈獨鎮營之責在於討捕也哉
况饑饉之餘民情易動勞來懷保勸業靜鎮為目
下之先務卿其以此回諭辭意以關以面一一戒
飭於守令俾各殫心於盛農桑息奸猾之政可也

大司憲宋稚圭因申綱等事引咎乞收子欽
成差送守令之命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擬書一事凶徒恠鬼簸弄朝廷之
悖肚至及於卿也於卿何有卿以文正之肖孫學
術德望為朝野之所矜式卿不起而輔予明天理

正人心斥讐言端士趨措國勢於磐泰尊國體於
邃古而乃有此引咎辭巽之語不亦果於忘世乎
望卿俟間幡然以副仄席之意至於卿子承傳寔
亦優禮之典卿其安心焉

王世子辭代理疏批 丁亥

省疏具悉今日之事不亦宜乎予勞爾不思分而
予誰望乎况國朝故事非止一再我家禮則然矣
爾何辭讓之為噫孝友恭儉敬天愛民即 列聖
心法相傳敬之戒之無怠無忽克體予付托之至
意

王世子再疏批

省疏具悉父而與子有何固辭予聞伊日諸大臣
賀喜之語予真無憂矣勉之慎之以答漸向之人
心

王世子三疏批

省疏具悉予勞爾代即亦天道之經豈非經之是
蹈乎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之要克勤
克儉不作無益視遠聽德用孚于人心

王世子請上尊號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所請出於人子之至情予非不知

但人之自知亦明予以否德叨承丕基雖其心慄
若臨淵將及三十年生民困窮百度咸墜重以靜
攝之故不能自強至使汝分勞代決以屬舉國之
望如是而何敢自比於古昔先王之盛舉也且此
事猶孝之文也爾若念予委寄之重好學勤政法
祖愛民使將殆之國勢厝之磐泰之安其為孝之
文實豈金泥玉牒之觀美一時而已是所謂三牲
之養不如養志也爾其勉諸所請不允

王世子請明年聖壽四旬進饌疏批

戊子

省疏具悉爾懇所請豈不諒爾忱誠但 祖宗之

禮子何敢當又若進饌今歲失稔民命近止其可為張大康豫之事乎不允

王世子再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爾之誠忱如此並當勉從矣然念彼飢氓實深不安爾須體予此意凡百儀物一從簡省然後尤為養志之孝也

領府事南公轍胥命後自引疏批

庚寅

省疏具悉卿懇卿不念日昨批諭之言又為此不欲聞之言乎卿既言之予當忍悲抑情悉答之卿其思之其日火勢火烈風狂急迫迅猛之狀古今

之所不聞見方其未及救出櫝室之時予心之崩割震剝無論卿等與滿闕臣民亦皆捶育叫號於烟燄之中此時其敢有萬一之餘望乎惟以上天祖宗之靈佑及其救出之後卿等以板外雖未免焦損啓視則衾絞無恙不勝萬幸為奏故予思之既無恙之後隔日之期不可虛度至月前無他吉日亦所知之故予答諭以予則驚魂未定卿等與入叅諸臣即為舉行必趁其期為教畢竟得以免狼狽此乃罔極中慶幸也以否德之致遭千古所無之大災變實有無面目視人之心追思則震懍

悚懼之心輒欲即地無訛卿試思之予心當然乎
當不然乎苟謂之然也則卿之疏予豈忍欲見之
不但卿也凡今日北面於予而愛予躬悲予情者
決不當復提其日之事以重憾予心而不恤也予
何望於卿與廷臣乎悉言如此卿若愛予而欲其
安悲予而欲其慰望勿更引即日入城

左議政李相璜附奏批

即見附奏之來卿猶鄭重如彼豈非不思之甚乎
昨日所告之言卿亦不以為不然則幡然而已又
豈有他大抵身名操守非不重且大也古人猶謂

之身不自有猶謂之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豈非秉
彛之分君臣之際往往有重且大於一己之身名
者乎今卿所憂雖在於恐拂公議而彼公議亦人
心之秉彛也苟使秉彛而為公議則以卿之當此
時見昨日敦諭猶以微諒細節為慎惜身分云爾
則其拂於公議又當如何也卿其熟思毋復邁邁
即即入來

領議政南公轍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以今番出膺未備中書故事有
此辭巽耶不然卿太不思矣卿之引年之已有年

所非不知也筋力氣度之有減於曩昔非不知也特以今日國事非卿坐鎮則不可也焉有只為一時之師銜而已耶卧閣論道可也十日一赴朝堂可也如此則卿無勞力之歎予有依賴之幸終亦可遂卿之志而上下豈不有光乎若如是汲汲則非但予之決不敢從卿之體面亦豈不屑屑焉耳乎卿試細量勿復強瀆弘濟國事錫馬之典卿其勿辭安心領受

掌令李鎮華請討金魯敬李鶴秀尹尚度疏批

省疏具悉金魯敬事處分自有斟量而然李鶴秀事金魯敬兩案皆由此人之指使爾何以知之乎尹尚度事朝家本意謂其構捏三人語意叵測而不覺其自入忌器之科而已如近日章奏或謂之直肆誣逼則不可爾言亦誤矣初安有可辨之誣而聒聒不已不思其反涉瀆褻乎並勿煩

大司成趙秉鉉陳情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雖不自陳先故予豈不燭爾父子本末乎彼疏之構爾於其中尤見其巧憐此所以必欲使爾為無累之人也予不多言爾其即為肅謝

及聖祖集卷之八十一
領議政南公轍等請討金魯敬等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諸人事卿等又何為而然也
諸人之有罪無罪姑捨予當先言予意於卿等矣
國家不幸奄遭五月之酷變予上為 宗社下為
生民雖不得不復臨國政然亦何心焉君臣上下
收拾已亂之心神以調護予躬以輔養冲孫懷保
小民揆度歲年尚懼其不及而首尾六七朔之間
朝廷之上無他猷為日日紛紛若將不及者非彈
人殺人之論則一無聞焉此果何許時乎古今之
稱凶者莫首於四凶而繇以汨陳而殛其餘皆流

也放也竄也豈聖人柔弱之致原天理察人情適
可以止故耳必如後世之屠戮殄滅然後為快哉
予竊有訝恠者今日廷臣未見有以教化導予者
而惟望予之果於誅討予本否德故謂不足語仁
而然乎太失於柔故欲其立威而然乎使予果於
立威則亦豈今日廷臣之福也况近日聲討諸人
之事皆是丁亥以來事端無論誰人何事於予心
其果所欲聞者乎若謂予欲聞則是無人心天理
也尚亦何言今此縷縷者政所以淑人心靖世道
者也先自卿等體認予意相與告曉而對揚則實

亦國家之大幸也至於李鶴秀金教根父子以若家世以若榮顯某事某事之必如是予亦豈能知之蔽一言曰反身不疚寧有是也羣情之沸騰不可不念李鶴秀金教根金炳朝並放逐鄉里以示擯不與之意卿等其知之大抵前後處分之後好惡可謂明矣刑政可謂行矣此亦予不欲言而言者此後若復以此等事瀆撓則自卿等慎旃象魏在彼

領議政南公轍乞免疏批

辛卯

省疏具悉卿懇誠非不至也言非不孚也予非不

欲為卿曲遂也特卿未知予意也予意右閣新入中書卿宜相資交須舊尹以告新尹一也左相未回廟堂孤單二也封勅之來知在不月三也卿之輒欲求解豈不太汲汲乎以卿十數年坐鎮之量顧不能為予更遲若干日月乎予不食言卿其諒之毋徒屑屑焉

右議政金履喬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致卿三事尚云晚矣卿何異讓之過也卿之賢日前敦諭固已言之予之知卿也深故必欲大用卿予非阿好於卿也顧今國事

之無畔日甚一日民生困窮則待卿以拯濟風俗
頽敗則待卿以挽回紀綱陵夷則待卿以振勵庶
事琴亂則待卿以綜理予之欲用卿豈徒然哉中
書備例雖曰克讓之美元輔之獨賢已久側席之
予心益急卿毋循常愔然而起弘濟國事

判尹李止淵陳情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之所遭自謂非誣乎自謂被誣乎卿
既自知為誣朝廷亦知其為誣故卿亦欲辨朝廷
亦欲其辨譬如衣物點墨濯之則無痕已濯之後
尚求其痕無是理也卿思誤矣卿其勿辭即為肅

命

兵曹判書朴宗薰陳情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認以予故欲慰藉卿卿猶可稱私義
乎予非私好於卿予意在於聖讒說嚴臣分保世
臣靖朝象故蘊中而不發者始於頃批悉諭此非
但告卿之言即明告一世之意也彼已斥已辨之
讒誣於卿何有而至今越趨於進身乎蔽一言曰
卿出脚然後予意明而國綱立國可為國不然則
予之苦心與治教由卿而壞之也苟欲北面於予
猶可以私義私心等說復提於今日乎勿煩即為

受符

禮曹各 陵園墓齋官請拿啓批 癸巳

陵官之職責果何事而樹木斫痕之若是狼藉無處不然寧可曰不知而致此乎藉使不知而致此難追溺職之律况浮於不知者之罪乎使為陵官者苟知有恭敬桑梓之義則豈至於此乎所當一並嚴處而特以不治治之之意姑為安徐而日後當連有廉察之舉若一向不勤守護復抵犯科則斷當施以加倍之律自卿曹各別嚴飭於各陵園墓所可也

領議政南公轍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予復致卿中書適值三道告歉民國遑急之時藉卿誠力得以維持莫安予心之依賴當何如而卿之勞弊神思亦已多矣安得不為卿憂悶乎然而他不暇顧者今日國事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誠如卿言豈徒言之憂之深而念之切又孰有過於卿者則拮据卒瘁彌綸調護之責非卿伊誰卿雖處間尚欲起而畀之况今坐漏船而捨副手望他人之來救寧可曰舉措得宜乎賑政雖已垂畢憂虞方此溢目卿之今日求退誠亦

不諒之甚矣以卿為國盡瘁之義何忍捨予而自
占方便乎不待多誥想必犁然

右議政沈象奎附奏批

見卿附奏辭旨悲苦殆若夢寐相對始也不禁愴
然於中而跂佇之餘繼而又茫然自失也噫卿
先朝舊臣而予之所簡心倚毗之輔相也中間契
濶便屬滄桑而國事從而阡危如日下山莫可收
拾此時望卿之來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則不思
救焚拯溺之急而乃反緩聲漫語徒尋克讓之義
非予平日眷注之意而於卿追先報今之義亦不

當若是其愬然也至若釁醜二字似指年前事而
卿之所不忍道予之所不欲聞也今於幾年之後
何可強覓而追提以憾予心乎萬萬過矣萬萬過
矣卿其諒予必致之誠即為回心幡然登途

左議政李相璜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附奏已見大意豈不欲更有
所云而默而俟之竊冀卿之不日回心蓬朝有期
今於巽牘之至實愧誠禮之未孚卿以紀綱風俗
國計民生之如水益下憂深思遠款款忠慮溢於
辭表而五入中書若為難進之義予誠感之切而

又不能無惑者卿試思之卿是體國大臣也以予平日敬禮倚毗當此極艱之會置相而不及於卿其失輿情而無遠圖當何如也然則今日之舉何嘗為榮侈於卿乃所以擔負於卿也卿雖欲固守雅度未可以為予一勞乎况自古大臣之屢遞屢拜者歷數何限而未聞以此為引卿言過矣望卿體予急切之至意即起膺命

右議政沈象奎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諭卿者五而卿之復予者又五矣往復之至於此沆可以已今者之疏復申前

說卿無或近於支離乎予則已辭竭矣至若往事云云在卿不過一時橫逆在予實為增憾何忍更提也予亦因此而固知卿之不欲來有以也自卿之棲屑於外也歲月浸遠而一未得致意焉誠已淺矣古者躬駕而出載車而還也今予欲安坐而致之禮又衰矣撫躬循省尚覺有覲宜乎卿之不子顧也雖然詩不云乎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以詩人忠厚之義不能不有望於卿卿須恕寡昧之所失念民國之至計毋靳聲音即日惠然
領議政南公轍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罄悉予意謂卿感回不復云云又接來章雅執深堅予心之悵然如失殆難以言語諭其萬一也昔者先王簡拔以卿遺予自予冲齡所以輔導予啓迪予使予幸免於大過得至於今日者非卿之忠之誠寡躬其何以及於此也況今以元輔之重值艱危之會所以真安我民生磐泰我邦基者非卿之責而伊誰之云則卿何忍中途棄予予何忍一朝捨卿也雖然卿於年來屢以休致為請非止一再而予亦以成就有時質言於卿者久矣今卿敦遂初之素志思趾美於先

卿急流勇退舍煩就閒卿之請予者可以裨益於世教而予之許卿者足稱盛時之義事卿之成就可謂臣主俱榮永有辭於後世矣所請勉副卿勿以已退為心凡係民國大計不憚敷陳以輔予不逮以答予至意是所望也

奉朝賀南公轍陳勉筵奏批

卿之立朝四十餘年忠勤貞亮之操常所欽歎而今此所陳諸條出於進退不忘之至誠憂愛悵然之餘重為之感歎不能已已謹當銘心服膺毋負卿臨退鄭重之厚意也

左議政沈象奎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筵席相對見卿顏髮之衰覺予非昔之感語到滄桑殆若夢境卿何忍更提情勢重憾予心乎况國勢之罔涯民情之倒懸莫今時若如卿老成宿德之人尚不欲着手則予將復望於誰乎卿既出膺更勿辭巽克盡弘濟之策以幸國事以安予心

領議政李相璜乞免疏批

甲午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復入中書今幾月矣席未暇暖而遽思就閒朝廷事體大臣去就俱不當如是

容易其不可去一也國勢之岌業民生之倒懸莫今時若卿雖在釋負之時尚欲勉起况今以元輔之重任弘濟之責乃反捨卿人將謂予為民國乎其不可去二也連歲大侵畿湖之賑政方張而籌謨措劃皆出卿手今若中途改轍脫然長往則人又將謂卿為民國乎其不可去三也公而朝野倚毗之靳望若是其懇至私而目下無必可辭之情義卿何為而汲汲求退乎卿之今日此舉竊為之慨然也至於懸車之請尤非可擬議於此時者望卿體予至意亟斷來章以幸民國

左議政洪奭周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知卿之深自以為無過於予則今日之舉是豈可已而不已者乎卿試思之士不欲有意於當世則已矣既立身於朝矣君不欲任之以政則已矣將舉國而聽之矣幼學而壯行君子之大願也任賢而使能人主之至計也以予之所知居卿之所處目見國事之日非民勢之日困而慨然不以世道之責自任則不幾於越人之視秦瘠而有負於平日之所學乎望卿諒予言之非虛念時事之多艱勿復辭異即起膺命

省疏具悉卿懇虛行之餘巽牘又至不覺愕眙者良久卿既以知臣莫如為言予當因此而奉復也噫今日之弊有三卿無一焉人心之澆薄卿之厚德足以齊之朝著之奔競卿之恬靜足以鎮之俗習之侈靡卿之儉約足以矯之至於任啓沃之責決民國之計才猷誠力又無過於卿者予則曰知臣莫如政在於是卿安得一向邁邁辭而不居乎徃復之際一日為悶茲遣承宣又宣批旨望卿即起筵朝以副予跂行之思

右議政朴宗薰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之諭已申予為民國得賢之喜庶幾卿亦諒之矣人有恒言輒曰民國而伊考其實有時乎言與事不相副矣今卿則不然以昔日之歷試考已著之成績文理密察條理井井燦然有不可掩者苟非其聰明才智誠力精幹兩足以了當世之事何以致此予之所深喜歷多日而不能自己者夫豈徒然噫今日之卿即昔日之卿也以昔日之所試試之於今日予復何憂於民國也言實由中尚或動聽望卿勿復異辭即起膺命省疏具悉卿懇卿疏所謂一言相感云者實獲我

心矣予之平日眷注而倚毗果何如也日來之以諭以批罄予至意至於再三則今此巽章又何為而來也豈予誠淺不足以感動卿聽乎良用歎歎房杜文富才不借於異代論相而得人卿豈多讓於今日以學問而本乎經傳有用之學也以才猷而綜於庶務有用之才也以踐歷而已試內外既著之績也卿若端委廊廟董率百僚紀綱紊而復振風俗頽而復正行彰瘡之政而絕倖望之路朝象得以丕變世道得以底平則卿之責塞而予將不期逸而自逸予安得不以是厚望於卿乎茲遣

承宣申布心曲卿須即為起膺以答延行之意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七



